

曹寇雪藏多年的长篇小说处女作低调面世
有别于传统意义的当代中国青年成长记录

曹寇 著

SHI QI NIAN BIAO

十七年表

曹寇：这大概是我最失败的一部作品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SHI QI NIAN BIAO

十七 年表

曹
寇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十七年表 / 曹寇著. -- 南昌 :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2.5
ISBN 978-7-5500-0330-9

I. ①十… II. ①曹…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12629号

十七年表

曹 寇 著

出 版 人	姚雪雪
责任编辑	涂 华 赵 霞 胡青松
美术编辑	雨 葭
制 作	张诗思
出版发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南昌市阳明路310号
邮 编	33000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南昌市印刷四厂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张 14.25
版 次	2012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 数	19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500-0330-9
定 价	24.00元

赣版权登字 05-2012-5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邮购联系 0791-86895108

网 址 <http://www.bhzwyy.com>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 影响阅读, 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目前的曹寇正处于小说大师的年轻时代，这是一段如此富饶又艰苦卓绝的时光，有他天才的作品为证。

——作家 韩东

1990

大概在五月份小升初考试即将来临之际，红旗小学为了应付上级检查，搞了一次大扫除工作。李锋作为少先队大队长，在大扫除工作前一天的上午被召集去开少先队队委会议。一进那间四面墙上悬挂着锦旗的大队会会议室（其实也就是一间教室），他就遭到了大队指导员王老师的批评。原因是他的右胳膊上没有佩戴那个三道杠的大队长标徽，左胳膊也没有，而且，红领巾也未扎好。天热了，李锋敞开了衬衫的领子，红领巾是直接扎在脖子皮肉上的，但按照常规，也为了好看，应该扎在白衬衫的领子里，只后领处露个红三角即可。现在以迟到者的身份站在会议室门口遭受王老师的严厉批评，其形象显得更加狼狈。早到的其他大中小队长都抱臂坐在那里严肃地看着李锋，和王老师的表情如出一辙。没有人敢笑。

李锋是站在讲台边鼻子靠墙听王老师向各位少先队队长们布置任务的。和感冒无关，李家有遗传性的鼻炎，鼻涕四季常流。所以李锋刚开

始按照规矩把鼻尖紧靠墙壁，鼻尖肌肉的紧张不能使他按照习惯将总是不断下流的鼻涕吸回原处，所以到了后来，他就把鼻子往外挪了挪，间歇性猛地一吸。吸鼻涕会发出难听的声音，他选择的时机均是王老师音量较高之际。总之，羞愧使他一直低着脑袋，耷拉着眼皮，虽然没有将鼻子靠墙这种惩罚做得天衣无缝，但态度看起来还说得过去。即便如此，整整一节课，他也没有获得王老师的谅解。按照王老师的习惯做法可以理解为：对于像李锋这样成绩优异的学生要更加严厉才行。也就是说，一般同学犯了同样的错误，鼻子靠墙半节课即可，但李锋必须站满一节课。

会议的过程中，李锋因吸鼻涕和背对着大家，所以他也偷偷地偏了几次脑袋。面对白墙时间长了叫他受不了，会觉得眼前不再是什么墙，而是一团雾，能见度低，什么东西迎头撞来是很危险的。当他偏过脑袋，可以看到悬挂在墙面一根铁钉上的报夹在门窗间窜进来的风中飘动。那是《少年报》，是李锋他们唯一可以阅读的报纸，每个班级都有。但会议室里的报纸是过期的，过期的报纸因为过期会变得引人入胜，李锋被报纸几个标题吸引了，虽然相当短暂，但还是大致了解了其中内容。里面谈到了西方帝国主义对我国的封锁和制裁，但中国人民向来是不怕任何封锁和制裁的。文章还号召广大少先队员好好学习，独立自主，艰苦奋斗，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努力使自己成为社会主义事业跨世纪的接班人。李锋将这篇文章大致看了一遍，脑子里有点木讷讷的感觉，也不知道自己是否理解它的意思。因此，他就忽略了王老师向他所提出的问题。

“李锋，你说对不对？”王老师并没有对着他说。

他惊慌失措地把头抬起来，然后回头看了看坐在座的大家，他似乎听到僵硬的脖子在转动中发出吱吱嘎嘎的声响，然后才求助似的看着王

老师，他不知道王老师的问题具体指什么。这时候，所有的人都笑了。李锋也看到王老师受到笑声感染，嘴角略有一丝撇动。可能是会议中的训斥和交代转移了王老师的注意力，他不再生李锋的气了。再说，这么长时间下来，有气也消得差不多了。另外，从王老师和同学们的角度来看，李锋已受到了应有的惩罚。所以，没回答出王老师的问题没有再遭到过多的责备，只是引起他们一阵幸灾乐祸的笑。

散会的时候，他一边揉着僵硬的脖子，一边想找个地方擤擤鼻涕，鼻涕在鼻腔里越积越多，他已经感到呼吸困难，他真担心谁一把捂住他的嘴巴，那样他就没法活了。但外面到处都是人，他总是不太不好意思当众擤鼻涕。教室尽头是那个水泥乒乓球台，因为处于围墙和教室之间的拐角，较为僻静，长期以来正是李锋擤鼻涕的固定场所。所以他慌忙向那边奔去，结果半路上被张亮拽住了。

“陪我去撒尿。”张亮说着就不容分说地把他往相反的方向拽。李锋固执地认为自己的当务之急是去乒乓球台那边擤鼻涕，其紧迫性不会比张亮上厕所低。况且他确实没有上厕所的欲望，但经不住张亮连拉带拖。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的，张亮的力气越来越大，这种力量对比让李锋感到有点委屈，以至不快和愤怒。他挣开张亮的拖拉，说，我自己走。好在张亮安慰他道：“挤几滴也是好的啊！”李锋觉得言之有理，另外厕所也许更适合擤鼻涕，他想，我还从来没有在厕所里擤过鼻涕呢。

刚才姓王的问你问题，为什么不说话啊？张亮说。

我没听，不知道他问我什么，你叫我怎么回答呢。

笨蛋，他问你对不对，你说对就行啦。

厕所里有几个五年级的学生。他们进去的时候，那几个学生不知道为什么，见有人来，吓了一跳，赶紧往厕所外面跑。其中一个还用小胳膊撞

到了张亮的腰。张亮夸张地叫了一声，一把掐住了那个小同学，骂道：小鸡巴，居然敢撞老子？那学生被掐着，说不出话，只是脸涨得通红，眼看像要哭了。这时候有一个人把张亮的手夺开了，一看，是王奎。王奎原来和李锋他们是同班同学，后来留级在了五年级。张亮只好松开了手，但仍然很凶地训了撞了他的那个五年级小弟弟一通。李锋和张亮打算在厕所里跟王奎谈谈，结果王奎并没有那意思，跟那小弟弟一起走了。二人理解王奎，他为自己留级始终不能在老同学们面前抬起头来，能避就避。

厕所里就留下了他俩。张亮开始撒尿的时候，李锋已经撒完了。他觉得应该擤鼻涕了。但是他突然发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自己该将鼻涕擤在哪儿呢？小便池大便坑还是直接擤在小便池和大便坑之间较为光亮的水泥地上？另外，他还想到，无论他擤在哪里，厕所里此时只有他和张亮二人，擤鼻涕的声音会因为爆发力远远高出张亮的撒尿声，这么一声巨响又必然会使张亮回过头来看一眼。想到这一点，他就失去了将鼻涕擤出来的勇气。他真是悔恨万分，觉得还是乒乓球台那儿最好，是擤鼻涕的最佳场所。首先，人虽少，但不至于只有两人，擤鼻涕者所能受到的关注会被分散；其次，那里是泥地，凹凸不平，并且积蓄了足够的灰尘，一坨浓厚的鼻涕下去，立即会被灰尘所包裹，混淆于泥土之中，而决不会在厕所里暴露于水泥地面上。当然，最好是将鼻涕准确地擤到球台下面去，那里因人踩不到，长满了杂草，阳光不足，倒也青翠可爱。所以，李锋放弃了在厕所擤鼻涕的计划。他只是站在蹲坑和小便池之间的空地上等张亮撒完。

张亮没有按照墙上“小便入池大便入坑”的标语要求撒尿，而是对着一个蹲坑上的屎扫射。那些屎因为受到尿的冲击，逐渐稀释，向化粪池里滑去。化粪池就在厕所后墙，露天的，因为已是校园之外，上面只

盖着些树棍和草，并不担心有人会掉进去，而且也便于村民把这些粪便捞到近在咫尺的田里。也正是这个原因，阳光自树棍和草的缝隙中直射而下，站在厕所内就可以看见化粪池里的内容，斑斓一片，还被反射而上，从蹲坑与臭气一道进入空间局限光线暗淡的厕所。

张亮的尿明显比李锋多得多，否则他不会邀请后者陪他来撒尿。只见他像冲厕所的值日生那样冲掉一个蹲坑里的尿后又去冲另一个。只是尿液已没有开始那么有力量，越来越微弱，那些屎却顽固地待着。张亮有点不甘心，在尿撒完之后，他还挣了几挣，果然挤出了几股尿，不过，仍不见效果。张亮的所作所为使厕所内爆发出新鲜的臭气，鼻子被阻塞已久的李锋也闻到了。他简直不相信自己的鼻子了，所以他猛地一吸。这一吸是错误的，李锋分明感觉到那些应该擤掉的鼻涕一下子冲进脑门，继而又黏稠无比地落进了胃里。这让他感到巨大的恶心，加之臭气更加热烈，他赶紧跑了出来，到厕所门口的那个遮羞墙下干呕了起来，什么也没呕出来。他只好泪流满面冲厕所里喊：快点啊你他妈的。张亮没有快点，而是反过来叫他进去。李锋，来。李锋，来，来。音量不大，但咬字又狠又准，显得像命令。因此，李锋没进去。张亮耐心地又喊了几次，很坚定顽固的样子。没办法，李锋只好返回了厕所。

我发育了，张亮说。为了验证自己的话是正确的，他把自己的生殖器拿在手里给李锋看。李锋看了看，发现张亮的龟头很害羞地在包皮里面一动一动的，而在那些包皮之后，也就是靠近蛋和腹部的地方，确实有了一些毛。这令李锋大吃一惊。他的呼吸也因此在此臭气熏天的厕所内急促了起来。他的一生也没有闻过如此之臭的空气。

无论李锋怎么说，张亮一定也要看看他的生殖器，求证一下是否已与自己同步。李锋没有给他看，他嚷着自己没有发育，好不容易才挣脱

张亮的纠缠跑了出来。他非常痛苦，想把刚才所看到的東西忘掉，所以他就拼命地想，我居然吃了自己的鼻涕。羞愤难当，他都快哭了。

这件事情相当长时间地影响了李锋的情绪。

之后他回到家躲在房间里忍不住查看了一下自己的生殖器，情况确实与张亮的很不相同，而且看不出有相同的迹象。这使他放心也让他难过，觉得自己落伍了。第二天到校，包括大扫除时，他都一直避着张亮。越是这样，张亮越是频繁地在他面前出现。他举着扫帚躲到操场角落的露天水泥乒乓球台那里的时候，张亮又像鬼一样冒了出来。他只好硬着头皮和张亮一起象征性地扫那凹凸不平的地。李锋只有在这里才觉得安全，他可以尽情地擤鼻涕。

张亮倒没有纠缠昨天的事，而是告诉他：“高敏考上了。”这个消息让李锋怔了一下，继而是羞愧。所谓高敏考上了，是指她考上了市里的外国语学校，而自己没考上。每年这所学校都会向全市乡镇特招一批学生。作为红旗小学六年级的两位种子选手，学校安排李锋和高敏一起参加了那场考试。他们俩成绩相当，经常被老师放在一起说事。也正因此，李锋从来不高敏说话。考试那天，他们一个在王老师的左边，一个在右边。王老师不能进入考场，他站在那里预祝他们俩都能考上，然后难得地一笑，并用两只手分别在他们肩膀上拍了一下，说：去吧，都会考上的，要有自信。那一拍，力量不仅向下，也向前，意思是同时把李锋和高敏向考场推去，两只手的力量是均匀的，并无偏袒，而且李锋当时和高敏身高、体重也相仿，所以他们被推往前方的距离也差不多。但李锋还是加快了脚步，把高敏落在身后。出于习惯，他不想和她肩并肩平行着走路。现在听到张亮带来的这个消息，所谓“高敏考上了”就是“李锋没考上”，羞愧也跟

走向考场时的情形有关。李锋后悔自己当时不该走在她前面，当然也不是说平行前进，而是应该走在她后面。如果她在前面走，我在后面走，可能就是她考上而不是她。这很难说。李锋觉得有这种可能。而事实真是残酷，他居然走在了她前面，然而没考上。

李锋没有停下扫帚，而是更卖力地在球台边扫了起来。整个人都到球台下面去了，好像要一个不落地找回他多年以来擤进去的鼻涕似的。这个杂草丛生的球台下面从来没有被清理干净过，而且也不可能被清理干净。张亮于是把他拉出来，打抱不平起来，说，我还以为你能考上呢，应该你考上，你学习成绩比她好。

李锋没有回头，在球台下面说，一样一样，考上又怎样，哪儿不是读初中！可能是弯腰和球台下面的原因，声音不太对，李锋觉得自己的声音完全是哭腔，于是他再没忍住，几滴在眼眶里转了许久的泪像商量好一样几乎同时掉在了那些垃圾和草丛里，与之前的鼻涕融为一体。这还是被张亮发现了。后者知趣地闭上了嘴，也像李锋一样卖力地扫起了地。二人看起来简直像在抢着干活。

他们认真、有力挥舞扫帚的动作被所有师生都发现了。球台下一直是卫生死角，各班同学劳动时能避则避，李锋和张亮这么卖力，着实令人钦佩。所以在扫除结束的总结性集会上，王老师还表扬了他们一番。表扬完了，又批评了他们一番，批评他们未经同意就把那些垃圾堆在一起烧了。他说：“赖宁救火，你们倒好，放火。”这话让所有人都笑了起来，包括王老师自己。

烧垃圾是张亮出的主意，因为他兜里有一包从家里偷来的火柴。这火柴当然也被王老师没收了。此后几天，根据观察，张亮确定王老师点烟的那包火柴就是他家的。

经过体力消耗，即劳动，李锋的已不再那么伤心，但还剩下了点，为了一点不剩，他相当支持张亮烧火。不过，当他们把火点燃后，李锋提醒张亮，万一被老师知道，他们会不会搞我们？

张亮不屑地说，不会，这些垃圾堆在围墙后面还不是由看门老头烧掉，我们先帮着烧掉没什么错。张亮说的也是事实，李锋就放开手脚和他烧了起来。

不过，他们所扫到并堆积起来的垃圾很有限，所以很快就烧完了。为了不让来之不易的火熄灭，他们又把别的人、别的班级堆积起来的垃圾抱过来烧。但这一行为并不受欢迎，作为集体劳动，打扫和将垃圾运到围墙后是有明确分工的，他们烧掉垃圾就会使劳动分配比例失调。不过，好在他们已是六年级学生，是学校内的大哥哥，其他班级的孩子敢怒不敢言，除了痛心疾首之外，只好眼睁睁地看着两位混账大哥哥抢走自己的劳动果实。二人后来在自己班同学那里抢夺垃圾时遭到了抵抗。他们班的同学也是六年级的大哥哥或大姐姐，地位相当，各自都非常顽固地保卫着自己所得的那么点垃圾。尤其是那些女同学，她们不仅不许张亮抢她们的垃圾，还高举着早已秃成棍子状的扫帚追打了起来。孙晓华尤其厉害，该女生速度不是很快，但擅长长跑，早在小学五年级时，就在全乡小学生运动会女子800米中拿过靠前名次。她与张亮足足在校园绕了三圈，终于逮住了上气不接下气的张亮，狠狠给了后者几扫帚。如此她还不解恨，跟随到火堆这边，用脚踩用砖头砸了一番。后来也正是她把放火一事汇报给王老师的。

既然再无新材料可烧，二人只好大汗淋漓地站在火堆边看它烧了。有时火焰一下子蹿了上来，超过了他们的身高。更多的时候，火焰很小，只到他们膝盖部位。站在火堆边隔着烟雾看对面，对面的景象像水

中的倒影那样晃动，这一物理现象此时的他们还不能解释。有一会儿，他们看到高敏抱着一叠作业本像鬼魂那样隔着烟雾从他面前飘了过去。

后来才知道，他们的大扫除是为了北京亚运会的即将举行而进行的。当时是五月份，距离亚运会还有很长一段时间，而且红旗小学距离北京有千里之遥，但上级就是这么要求的，直到亚运会举行之日，他们都每隔半个月要开展一次大扫除活动。亚运会举行时，李锋已经升入葫芦乡中学初中部。没想到初中和小学一样，大扫除也经常开展。亚运会结束后，出于习惯或其他什么，每半月就开展一次的大扫除活动成了红旗小学和葫芦乡中学的优良传统。在当年的一篇题目叫《记一次大扫除》的记叙文里，李锋曾这样写道：

铲着铲着，突然遇到了一个老树根，怎么铲都铲不动，使出吃奶的劲也不行，连我的洋锹都铲卷了口，手也被它震得疼死了。我就想，干脆算了，让别人去铲吧。可是，转念一想，这是不对的，我突然想到那些为国争光的运动员，他们勇于拼搏的精神鼓舞了我。于是我朝手心吐了口唾沫，嘴里大喊了一声“走”，那个老树根终于被我铲掉了。

这篇文章得到了语文老师的好评，并当着全班的面读了出来。下课后，坐在李锋前面的一个叫蔡勤的女同学还特意向他借这篇作文看。这时候，因为刚升初中，班上仅有几个是红旗小学原来的同学，其他人都不认识。下课找人说话或玩都是找原来的同学。蔡勤此举十分吓人，首先，她跟李锋不是一所小学的；其次，她是女生。男女生上课按照老师的要求讨论问题，或者在早自习前互相抄袭作业倒是正常，但下课互相说话还是很少的。李锋不知道该不该给蔡勤看。他不由得在班上找了起来，找初一（1）班红旗小学的老同学，可惜除了孙晓华就没有了，都出

去了。孙晓华没看向他这边，像好学生那样下课了还坐在座位上认真看书。因为孙晓华成绩太差，可以忽略不计。怎么说呢，李锋也很矛盾，好像有老同学们在场的话，就有人作证自己给蔡琴看作文是迫不得已。但他也好像希望他们不在场，那样传递作文本给蔡琴的动作就不会被人提起。最后是蔡勤一把将李锋的作文本抢了过去。

蔡勤是光明小学的，脸很圆，笑起来也有俩酒窝，在李锋看来，比红旗小学的女同学们都漂亮一些。骑的是一辆凤凰牌二六型自行车。车前有书篓，而绝大多数同学骑的是二八型的长征牌自行车，没有书篓，和家长们卖菜用的车并无二致，只是家长们拖的是重达一两百斤的两大筐蔬菜，同学们只是拖个书包而已。二八型长征牌因为车型太大，坐垫与脚踏板距离颇为遥远，这对于大多数刚刚小学毕业的乡村少年来说，身材不及，不少都是骑在大杠上上学放学，即便是骑坐垫上蹬车的，往往脚尖也不能够到下面的脚踏板，只在脚尖脱离时用力踩下去，一俟回转，才用脚接住，如此循环反复。即便腿长的，能两边够着，那么整个身体也会在坐垫上跟着左右扭动。总之，能身体纹丝不动地坐在坐垫上骑车，对于绝大多数初一学生来说最迟也要半年时间以后。但蔡勤比大多数人提前做到了这一点，这里面与她的自行车型号较小有部分关系。这说明蔡勤的家庭条件要好一些，据后来所知，她父母是个体户，拥有一条机帆船，来往于长江上的几个港口。家庭条件好，除了自行车及其书篓，会遍及许多方面。相貌上，比如她的衣服明显贴身，不像大多数人那样要么大得要命，要么小得露出了手腕和脚踝，相貌也在于脸色，蔡勤脸色红润，与黄巴巴的孙晓华站一起有天壤之别。而脸色或相貌与营养有关，即蔡勤吃得好。单举一例，蔡勤每天书包里都有一个苹果，但她并不急于吃它，而是一直留到下午第二节下课后才吃。这是一种习

惯，每到此时，李锋都能听到她牙齿咬开苹果的咔嚓声，但不忍去看。苹果也使蔡勤的书包散发着清香，她的书本，哪怕是一张废纸都散发着苹果的香气。有一次李锋问她借了块橡皮，他无法理解她的橡皮为什么也那么香，结果在思考一个数学题时将其咬下了一块。

蔡勤还喜欢唱歌，没事就哼哼唧唧，什么流行哼什么。这也得益于她有一台随身听和各式各样的磁带。凡此种种，决定了蔡勤成为葫芦乡中学初一（1）班的活跃女生，继而是文艺委员。出黑板报和其他文艺活动都由她负责。当年葫芦乡中学纪念“一二·九”运动的文艺会演每个班需要上报一个节目。这当然也由蔡勤负责。因为没人敢于抛头露面，所谓负责也就是由她登台表演，她也当仁不让、欣然接受。蔡勤唱的是首叫《人在旅途》的歌，源于风靡当年的新加坡同名电视剧。并不是她唱得糟糕，而是李锋很难想象自己上台会紧张成什么样，所以，当蔡勤终于上台开唱，在台下人群里的李锋羞愧之极地把头埋在了两个膝盖里，嘴里发出痛苦的呻吟。其间他才偶尔抬头看一眼站在台上的蔡勤。另外，他也看到初一（1）班的许多同学都把头埋在两个膝盖里。一直到蔡勤唱完，他们才如释重负地抬起脑袋，然后拼命鼓掌，使他们班级的掌声在操场上一大片稀稀拉拉的掌声里突出而整齐起来。

张亮坦言，他喜欢蔡勤，“一二·九”后，更喜欢了。但喜欢是没什么用的。他在初一（2）班，却喜欢上一个初一（1）的女生，这使他更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了，只好把这点心思在放学路上对李锋说。李锋既是小学同学，又和蔡勤同班，而且还一个组的前后座关系。

李锋不禁好奇地问，你发育了，她也发育了吗？

肯定，你看她奶子，鼓鼓的……

后来他们就干脆把车停在路边讨论了起来。张亮还告诉了李锋一

些女人发育的其他症状，李锋都微笑着耐心地听他说着。之所以微笑是因为他已经在一本书上看过了。但张亮不知道，他孜孜不倦地教导着这些，李锋也像初闻一般表现出激动和好奇。两人情绪高昂，直到天色已暗不得不回家。

此时李锋也已发育了。但无人知晓。他具体的发育时间是在这一年亚运会举办期间。电视每天都会直播或转播比赛情况。但李锋的家人不太愿意给他看电视，怕影响学习，即便看也会将声音扭到只有他们才能听见。这很不公平，看起来简直就是他们偷偷摸摸享受着精彩的电视节目，而让李锋一个人孤零零地在自己房间伏案苦读。所以，他们也不太看电视。他妈妈在某个阴沉的下午踩缝纫机缝成的那个电视机大罩子，把大多数比赛盛况就这么给罩住了。

即便如此，李锋还是发育了。那晚上他和绝大多数少年一样是通过梦境揭开发育序幕的。他梦见自己在红旗小学的那个露天乒乓球水泥台子上打乒乓球，没有拍子，就用铁质铅笔盒打，嘭嘭嘭，非常迟钝的响声，但很奇怪，他老是接不到对方的球，对方是谁，很朦胧，不知道。然后他就回家了，在路上遇到他们村一个嫁出去叫芹子的女的，芹子三十多岁了，嫁人多年，只是没生孩子，她难得回娘家一趟，李锋不知道怎么回事也和她一起进了她家，在她妈妈也就是被他喊作二奶奶的那间很小的厨房里两人抱在一起。二奶奶和儿子分了家单过，所以是单灶，只有一个锅。他们靠在那口小巧的锅边抱得很紧，好像不这么抱着二奶奶的厨房就会爆炸一样。后来情况又有变化，抱在一起的又不是二奶奶的女儿芹子了，居然是一个非常黑的外国运动员，很可能就是黑人。他抱着黑人，拱了几拱，然后就醒了。

1991

发育后的李锋经常发现自己不能认真听讲，他感到自己的生殖器总是像一根棍子一样横在桌下，如果不想点办法控制住它，它简直会在课堂像老师的教鞭一样随时敲打起来。而桌下是什么呢？是一些或干或湿的鼻屎，这都是自己平时上课时用手蹭上去的。总之，这一切让他感到恶心。

关于擤鼻涕，这一点成了李锋严重的负担。多么不幸，经过一年的观察，他在葫芦乡中学没有找到适合他擤鼻涕的理想场所，要么是把鼻涕直接擤在厕所里（这在前面说过，不为李锋所取），要么就是找个人少的地方擤出来，叭哒一声溅在地上。虽然在初二年级组这排教室和校园围墙之间有一个缝隙人迹罕至，但也正因此，经常有些初三的男生在课间聚集在那里抽烟。还有一回，一下课，李锋就带着鼻涕匆匆前往，他只大致发现那里有个正在抽烟的男生，可能是只有他一个而自己的鼻涕太多的原因，他无暇顾及了，一到就擤开了。当他如释重负将沾有鼻